

ANNE
TYLER



业余婚姻

The Amateur Marriage

[美] 安妮·泰勒 著

林学明 史丽艳 李国芳 译

业余婚姻

The Amateur Marriage

[美] 安妮·泰勒 著

林学明 史丽艳 李国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业余婚姻 / [美] 安妮·泰勒著; 林学明等译.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6

ISBN 7-5054-1459-3

I. 业... II. ①安... ②林...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940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1466

The Amateur Marriage

Copyright © 2004 by Anne Tyle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Morning Glory Publishers

业余婚姻

作 者 [美] 安妮·泰勒

翻 译 林学明 史丽艳 李国芳

出 版 人 田 辉

责任编辑 顾 珺 李 磊

责任印刷 赵 岭

装帧设计 王强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投稿信箱 zhhbook@126.com

电 话 (010) 68433166 (总编室)

(010) 68413840 68433213 (发行部)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印 刷 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7.2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459-3/G · 0828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岁月流逝
一去不返
时间的脚步却从未停止
生活依旧没有希望
无助的人们开始了航行
去追寻希望中的迦勒^①
和最初的梦想
思乡的时候
也只能孤独地承受
偶尔的来客
也掀不起生活中的一丝涟漪
岁月沉积
仿佛神圣不可触及
而现实的世界
却依然杂乱无章

——安妮·泰勒

^① 迦勒：《圣经》中的人物，是坚持信念、执著专一的象征。

译者序

安妮·泰勒的名字对于爱好外国文学，特别是美国文学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她的作品《思家饭店的晚餐》（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后曾经备受读者关注。现在，她的第十六部小说《业余婚姻》也即将翻译出版，作为译者，我想将这部小说简单地介绍一下。

《业余婚姻》所讲述的故事时间跨越六十年，从1941年爆发的珍珠港事件一直写到2001年为此举行的纪念活动，作品因其描写战争和社会巨变对人们婚姻、家庭以及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从而具有了广阔的视野，涉及了更广大的世界。正像书评中所说：“泰勒用她非凡的智慧，写成了《业余婚姻》这部具有史诗意义的小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也许正是由于这部小说与作者以往作品的不同，才使它荣登了2004年欧美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畅销小说排行榜和2005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在作品中，安妮·泰勒对迈克尔和鲍林的婚姻生活进行了深刻细腻的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空袭珍珠港后的第二天，街上游行的队伍人潮涌动，喧嚣声不绝于耳。鲍林夹杂在人群中，不小心从汽车上跌落下来，摔伤了额头，叽叽喳喳的女伴们拥着她到就近的一家小杂货店包扎，杂货店狭小、昏暗、东西塞得满满当当。在这里，鲍林遇见了迈克尔，他是这个杂货店的店主，他们一见钟情。鲍林的红衣，激动的表情，富有感染力的鼓动即刻征服了迈克尔。他随即听从了她的劝告，穿上戎装，走上了前线。

迈克尔的军队生活并不如意，虽然没有参加战斗，却给自己留下了终生的残疾，这也许预示着 he 后半生的婚姻生活将一如既往地不顺利。但无论怎样，迈克尔退役回来了，并如愿以偿地与鲍林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爱好，甚至不同的生活习惯很快冲淡了热恋中的激情。在此后漫长乏味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不断地争执，眼泪、沉默、和好，总是这样，周而复始。迈克尔眼里的鲍林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生动却过于喧嚣，让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而鲍林则时常指责迈克尔刻板、拘谨、守旧、苛刻、缺乏同情心，老是抱着原则不放，甚至在女儿离家出走的当天还在盘算着杂货店里的生意……

没有共同语言的他们在婚姻生活中都感到了疲惫，都认识到这场婚姻是彻底的错配。然而，最初热恋时的情景却时常浮现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就这样像所有的家庭一样平凡地生活着，忍受着，克尽职守地维护着一个完整的家庭，抚育着他们的三个孩子。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大女儿离家出走再无音信，剩下的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迈克尔和鲍林也从年轻人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年人。就在三十年的结婚纪念日，它们收到了孩子们精心准备的礼品：相框里是两个年轻人的肖像，那么美好有活力，儿媳说那是他们相遇前各自的形象，是为了纪念他们这一生的相守。然而鲍林和迈克尔却各有所思，意识到那是他们各自独立存在的最后印证，不由得在心里感叹时间的流逝，设想如果回到从前，他们也许对生活会有另外的选择。

就在这一天，他们又开始争吵起来。鲍林对迈克尔说，如果觉得这一辈子活得窝囊，他可以离开这个家。于是迈克尔真的走了，她们的婚姻终于在三十年以后熬到了尽头。迈克尔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曾经那么相爱，却在结合以后变得如此陌生，好像永远都是婚姻生活中的业余选手，他把这一切的根源归结为：“我们只是……不那么在行。”

安妮·泰勒在这部小说中并不是说教式地告诉读者什么样的婚姻才是不幸的或是幸福的，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细腻的笔触刻画出一个时代留在人们生活中的鲜明印记，进而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和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们，仿佛使自己又一次置身于那个时代，随着主人公的生活，逐渐走向现在。也许人们只有在经历了这整个过程之后，才能够真正理解婚姻，理解生活。正像作者自己所说：“迈克尔和鲍林的结合很大一部分是历史的原因。我在小说里制造的这个历史时刻确实很有趣，尤其是1940年的时候，我倒是很喜欢那个年代。”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先生在《听风楼读书记》中，曾经这样评

价安妮·泰勒：“她笔下那种娓娓动听而又合乎情理的无数细节，从漫长的求爱叙起，一直到婚后生儿育女以至为人父母的永恒职责等，在读者的心灵中泛起阵阵涟漪。以至有人说安妮·泰勒的男女伦理小说，在婚姻的祭坛上仅次于凡人手持的《圣经》。”

本书的中文译本是根据美国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2004 年出版的 The Amateur Marriage 翻译的，翻译中仍存在许多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2006 年 10 月于北京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序幕	1
第二章 锡制闹钟	29
第三章 不安的躁动	50
第四章 秘密的希望	86
第五章 海蒂的祖父	108
第六章 慢慢走向结束	146
第七章 希望	171
第八章 孤枕难眠	205
第九章 永远的孩子	232
第十章 甜点先生	253
附录：和安妮·泰勒的谈话	262

第一章 | 序幕

街坊四邻的人们都能描绘出迈克尔和鲍林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那是1941年10月初的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圣·卡西恩大街还像往常一样狭小压抑。这是一条位于巴尔第摩市东部的小街，一排排狭窄拥挤的房屋林立在街道两旁，一间间窄小的民房与跟客厅一样大小的店铺混杂在一起。戈尔卡家的双胞胎，戴着几乎一模一样的头巾，正透过斯威达家的药店玻璃窗比较着里面摆放着的红铁粉饼；波茨尼亚克夫人手里拿着一个丁当作响的棕色小纸包走出了五金店；科斯特卡先生的B型福特汽车噗噗作响地开了过去，紧接着跟在后面的一辆豪华克莱斯勒轿车也嗖地一下飞驰而过；过了没有多久，肉店的厄尼·莫斯科维茨骑着一辆破烂的送货自行车驶了过去。

在安东家的杂货店里——一个塞满了货物、昏暗狭小的店铺——有个呈L形摆放的木头柜台，货架上面码放的货物一直顶到了低矮的天花板，迈克尔的母亲正在给布鲁尼克夫人包装两听豌豆罐头。她把罐头紧紧地捆在一起，然后面无表情地把它们递给了布鲁尼克夫人，甚至连一句“欢迎再来”之类的话都没说。布鲁尼克夫人的一个儿子——不知道是卡尔、保罗还是彼德，他们长得简直太像了——把鼻子紧紧地贴在柜台玻璃上看着里面的糖果。摆放谷物食品旁边的一块地板吱嘎作响，而这座老房子的骨架正是深深地埋在那里。

迈克尔正站在左边较长的那段柜台后面，忙着把伍德伯里牌肥皂一块块地码放到货架上。那时的他刚刚二十岁，个子高高的，衣服穿得不合身，头发乌黑，剪得有点太短，脸庞也显得太过消瘦，胡子黑漆漆的，尽管他经常刮胡子，却不断地总有黑茬冒出来。此刻，他正把肥皂码成金字塔的形状，最下面码五块，上面码四块，再上面码三块……虽然他的母亲曾经

不止一次地强调说不喜欢他的这种富有创意的设计，而情愿让他把肥皂码得稳固些。

不久，门外传来了丁当、丁当的声音，紧接着砰地一声响，从门外闯进来一群姑娘，速度快得就像是一股急流破门而入，并带进来了一股寒气和汽车尾气的味道。“帮帮我们！”万达·布赖克尖叫着，她最好的朋友凯蒂·维尔纳用胳膊挽着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陌生女孩儿，另一个女孩儿正用一块手绢压着红衣女孩儿右侧的太阳穴。“她受伤了！需要急救！”万达大声喊着。

迈克尔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布鲁尼克夫人吃惊地把一只手捂在了脸上，卡尔、保罗或是彼德深吸一口气，吹了声口哨。然而安东夫人却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便说：“带她到这儿来干什么？”她问道，“该带她去药店。”

“药店关门了。”凯蒂答道。

“关门了？”

“门上是这么写的。斯威达先生加入海岸警卫队了。”

“他加入什么了？”

穿红外套的那个女孩儿长得很漂亮，尽管正有鲜血顺着一只耳朵流下来。她比邻家的那两个女孩儿要高一些，身材窈窕，深褐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有叶子装饰的帽子，上唇的轮廓十分清晰，像是用画笔画过的一般。迈克尔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更近地打量着她。“发生了什么事？”他问道，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

“给她拿个创可贴！把碘酒拿来！”万达·布赖克命令着。她是迈克尔的小学同学，似乎觉得自己可以对他任意差遣。

红衣女孩儿说：“我从正在开着的车上跳了下来。”

她的声音低沉，还有些嘶哑，和万达那种令人恼火的口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迈克尔吃了一惊。她的眼睛是圆三色堇花般的蓝紫色，迈克尔使劲做了个吞咽的动作。

“杜布罗斯基街上有一支游行的队伍，”凯蒂向众人诉说着，“你们听说了吗？萨普家的六个男孩儿还有他们的一帮朋友都应征入伍了。他们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小心，日本佬！萨普家的男人们来了！’人们都在为他们送行，所以他们吸引了一大群人，交通都堵塞了。鲍林当时正下班回家，许多地方都提早关门了，结果你们猜她做了什么？她就从一辆疾驶的

车上跳了下去，加入到了游行队伍里！”

如果交通堵塞的话，在街上行驶的车辆肯定不会开得那么快，但却没有一个人指出这一事实。布鲁尼克夫人同情地咕哝了一声，卡尔、保罗或是彼德问道：“我能去吗，妈妈？我能去吗？我能去看游行队伍吗？”

“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尽力去支持我们的男孩子们。”鲍林对迈克尔解释说。

迈克尔又吞咽了一下，说道：“哦，那是当然的。”

“要是傻乎乎地把自己摔伤，可对那些男孩子们不会有任何帮助。”拿着手绢的女孩儿说道。从她宽容的口吻中，可以看出她和鲍林是朋友，但她却没有鲍林那么引人注目——她那头棕色的头发，镇定自若的神情，长而平的眉毛，让她看上去缺乏热情。

“她可能把头磕在了电线杆上，”万达说道，“当时那么慌乱，谁又能确定呢。她摔在了我们脚边，差不多就是那样，安娜在她后面有一段距离。当时我喊道：‘天哪！你怎么样？’哦，必须得有人来帮忙了，我们不能眼看她把血流干死掉。你们这儿连创可贴都没有吗？”

“这里不是药店。”安东夫人说道，“斯威达到底是怎么了？他至少也有三十五岁了！”

与此同时，迈克尔转身离开了鲍林，回到柜台后面他母亲待着的地方——那段收银台所在的短柜台的末端。他弯下腰，然后消失了一小会儿，随即又出现在人们面前，手里拿着一个烟盒。“绷带。”他解释说。

里面不是什么创可贴，而是人们早已不用的卷成卷的棉絮，用深蓝色的薄纸包裹着，纸的颜色深浅几乎和鲍林的眼睛一模一样。还有一卷白色的胶布和一瓶棕红色的碘酒。万达想走上前去把东西拿过来，可迈克尔却没有给她，而是自己把棉絮展开，从其中的一个角上撕下了一小团。他把棉团用碘酒浸湿，然后走到鲍林面前。“让我看看。”他说。

屋子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好像每个人都明白这是重要的一刻，就连那个拿着手绢的女孩儿也是如此。万达管她叫安娜，尽管安娜当时还不知道迈克尔·安东是整个牧区公认的最保守的男孩子。她把手绢从鲍林的太阳穴上面拿开，迈克尔先从鲍林的头发里费力地择出了一个花瓣，便开始用沾着碘酒的棉团轻轻地为她擦拭伤口。鲍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那个伤口是一道两英寸长的口子，很长却并不太深，已经开始愈合了。

“啊，”布鲁尼克夫人说，“不需要缝针。”

“我们可不能那么确定！”万达叫道，似乎不愿意让这场闹剧就这样草草收场。

但迈克尔说道：“她不会有事的。”说完又撕了一团棉花，把胶布弄成十字形贴在了鲍林的太阳穴上。

现在她看上去像是个连环漫画里的战争受害者。她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忍不住笑了起来。她笑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她还有一对酒窝。“非常感谢，”她对他说，道，“和我们一起去看游行吧。”

他答道：“好吧。”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地进行着。

“我也能去吗？”布鲁尼克家的男孩儿问他们的母亲，“我能去吗，妈妈？求求你了！”

布鲁尼克夫人却说：“嘘！”

“那谁在店里帮忙呢？”安东夫人问迈克尔。

他好像没听见她的话，转身从角落的衣架上取下衣服，那是件学生式的夹克衫——一件宽大的、灰色和黑色相间的粗格子上衣。他缩拢身体将夹克穿上，扣子也没系。“准备好了吗？”他向身旁的几个女孩儿问道。

其他人都在身后望着他，他的母亲、布鲁尼克夫人和卡尔或是保罗或是彼德，还有身材矮小、上了年纪的佩洛斯基小姐，当迈克尔和那四个女孩儿飞奔出门的时候，她恰好向这边走来。“发生了什么事？”佩洛斯基小姐问道，“到底是什么事啊？……去哪儿啊？……”

迈克尔甚至没有减速，他已经跑到了马路上，三个女孩儿紧随其后，还有一个女孩儿在他旁边。她紧紧地抓住他的左臂弯，穿着那身耀眼的红外套在一旁飞跑着。

据佩洛斯基小姐后来讲，当时她就已经知道他是个无法挽救的人了。

对于杜布罗斯基大街来说，“游行”这个词未免显得过于正式了。确实有几十个年轻人在人行道中间行走，但他们仍旧穿着平民的衣服，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使队伍的步伐一致。皮亚兹家的大儿子戴着约翰在一战中戴过的海军帽；另外一个不知道名字的男孩儿，匆忙之间把一条军用毛毯像披风一样披在了肩上。这是一个衣衫褴褛、队形散乱、步伐也不整齐的小

型队伍，由于寒冷，他们的脸冻得发红，还淌着鼻涕。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热情高涨。他们挥舞着自制的标语、美国国旗和《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头版新闻；他们为精彩的演说喝彩——包括任何讲话、任何从他们头顶上传来的激动人心的句子。“新年之前你们就会回家的，孩子们！”一个带着耳套的男人高喊着，“新年！万岁！”游行队伍穿过人群曲折地行进着。

当迈克尔·安东和四个女孩儿出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也应征入伍了。“加入到他们当中去吧，迈克尔！”有人喊着。尽管约翰·皮亚兹的妻子说道：“哦，不要！他的母亲会因为遭受这样的打击而死掉的！可怜的人！”

四个女孩儿中的一个，就是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儿问道：“你参加吗，迈克尔？”虽然她是个旁观者，却显得异常引人注目，红色的外套映衬出她皮肤的自然光彩。难怪迈克尔在说话之前仔细地打量了她很长时间。

“哦，”最后他说道，然后又耸了耸肩膀，“哦，我当然要参加了！”他接着答道。

站在近旁的每个人都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万达·布赖克把迈克尔推了出去，直到他融入了那支年轻人的队伍里面。利奥·卡兹默罗走在他的左边，四个女孩儿在他的右边沿着人行道急促地奔跑着。“我们爱你，迈克尔！”万达高喊着，凯蒂·维尔纳喊道：“早点回来！”似乎那一刻他马上就要出发奔赴战场。

不一会儿，迈克尔便被人们忘记了。他被人流冲走了，其他的年轻人取代了他原来站的位置：有戴维·威特、乔·多贝克和乔伊·瑟奇。“去让那些日本佬看看我们的真本事！”戴维的父亲喊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在大声哭泣着，约翰·皮亚兹正向在场的人们讲述着他的几个儿子没有一个知道“害怕”是什么；一些人开始谈论“听到消息时你在哪里”之类的话题，其中有个人直到当天早晨才得知消息，他一直在母亲的葬礼上；另一个人最早得知的消息，是从广播里听到的，却并没有放在心上，以为又是奥森·威尔斯的恶作剧；还有个人，是个女人，说她丈夫敲门时她正在浴缸里泡澡。“这件事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她丈夫当时喊道。“我听了之后就坐在那里，”那女人说，“一直坐到水变凉了为止。”

万达·布赖克、凯蒂·维尔纳和那个棕色头发的女孩儿回来了，但穿

红衣服的女孩儿却没有回来，那个红衣女孩儿已经消失了。有人说，她可能已经和迈克尔·安东随部队出发去了战场。

人群中那些认识迈克尔的人都注意到了当时的场景，这是件足以让人吃惊的事情，因此他们都注意到了，彼此间谈论着，并在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记忆犹新。

第二天，有消息传来，利奥·卡兹默罗没被军队接纳，因为他是色盲。色盲！人们议论着这件事，颜色和为国战斗又有什么关系呢？除非是让他战斗时用枪瞄准敌人，他倒是有可能无法辨别那个人的制服的颜色。但是每个人都认为一定会有办法能够帮助他克服这些困难，比如说把他安排到船上，让他站在大炮后面，然后告诉他向哪里射击！

下面的对话发生在安东家的杂货店里。安东夫人正在接电话，她刚一挂上电话，便有人问道：“迈克尔有什么消息吗？安东夫人？”

“消息？”她反问道。

“他已经出发了吗？”

“哦，迈克尔哪儿都没去。”她答道。

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波茨尼亚克夫人、科瓦尔斯基夫人还有科瓦尔斯基的一个女儿，但却没有人想和她争辩。

安东夫人在1935年失去了丈夫，两年之后又失去了大儿子——英俊可爱的丹尼·安东，他死于一种不断恶化的疾病，那种病将他一点一滴地吞噬殆尽。安东夫人是这样的一个饱经沧桑变故的女人，谁又能忍心责备她什么呢？

波茨尼亚克夫人要了奶油麦片、斯石脑油肥皂和一听亨氏烤豌豆，安东夫人把所有的货品都码放在了柜台上。她是个不苟言笑的女人，从头到脚都是灰蒙蒙的：除了头发是灰白色的之外，她脸上那晦暗松弛的皮肤和毫无神采的眼睛以及那件松松垮垮地罩在一条方格布女裙外面的起球的男式毛衣也都是灰色的。招待顾客时，她习惯越过他们的肩膀向后望，似乎在期待着另一个人的出现，某个不是如此令人失望的人的到来。

这时，随着门铃丁当地一声响，冲进来一个身穿红色外套的女孩儿，手里拿着一个用薄纸包着的包裹。“安东夫人吗？”她问道，“还记得我吗？”

波茨尼亚克夫人还没有买完东西，她转过头来，把一个手指放在购物

单上，对女孩的打扰表示抗议。

“鲍林·巴克利，”那女孩儿解释道，“那天我磕破了额头，你的儿子帮我缠了绷带。作为答谢，我为他织了条围巾，希望还来得及。”

“来得及做什么？”安东夫人问道。

“迈克尔出发去前线了吗？”

“前线？”

安东夫人说“前线”这个词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下，发音时和以往有些不同，似乎在把前线描绘成一间屋子或是一件家具的样子。

鲍林还没有来得及详细解释，门又丁当一声打开了，身穿一件粗毛的格子图案夹克的迈克尔走了进来。他一定是在街上已经看到了鲍林，这一点可以从他假装吃惊的问候中看出来。“啊！鲍林！是你啊！”他说道。

“我给你织了一条暖和的围巾，”她对他说，用带着手套的双手把那个包裹举到他面前，歪着那张纤巧清秀的脸庞望着迈克尔。小店里已经人满为患，他们几乎是脸贴脸地站在一起。

迈克尔问道：“给我的？”

“戴着它去前线。”

他朝母亲那里飞快地扫了一眼，然后抓住鲍林的手臂，“我们去喝杯可乐。”他说。

“哦，为什么呢，那会——”安东夫人说。

然而他答道：“我很快就回来，”然后就带着鲍林出门去了。

不知怎的，在他们走后，屋子里的空间显得比刚才大了一些。

波茨尼亚克夫人停留了一会儿，希望安东夫人能跟她说些有趣的事情，但她却没有那么做，而是死死地盯着儿子的背影，一只手沿着盒子的边缘摸来摸去，似乎想把它四个角弄得更加平整似的。

波茨尼亚克夫人清了清嗓子，要了一瓶糖蜜。

圣卡西恩大街上的商店橱窗都变成了军事的主题。圣母玛丽亚、瓷制的鬃毛狗和绉花一夜之间都被美国国旗和红、白、蓝三色的彩旗取代了，小学的地理课本上画满了欧洲的地图。

科斯特卡先生问迈克尔在哪个部门服役，他们正在斯威达先生的药店里，药店在斯威达先生姐夫的经营下已经重新开业了。迈克尔和鲍林正坐

在一张大理石桌子旁边，在过去的几天里，人们经常看到他们在一起。迈克尔答道：“陆军。”科斯特卡先生说：“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海军呢。”

“是啊，可是我晕船。”迈克尔告诉他。

科斯特卡先生说：“哦，小伙子，军队是不会用汽车把你运过海的，知道吗？”

迈克尔看上去有点儿吃惊。

“那你什么时候出发去新兵训练营？”科斯特卡先生问道。

迈克尔停顿了一下，然后他答道：“星期一。”

“星期一！”现在已经是星期六了。“你妈妈已经请人到店里帮忙了吗？”

唉，偷偷摸摸的，太不光明正大了。每个人都明白安东夫人并不知道迈克尔已经入伍了。可由谁去告诉她呢？即使是因爱管闲事而著名的扎克夫人也宣称自己不忍心那样做。他们都在等待迈克尔自己去做这件事，而他却坐在这里，和鲍林一起喝着可乐。他唯一的回答就是：“我相信她会找到某个人在店里帮忙的。”

鲍林还穿着红色的衣服，红色似乎是她永恒的颜色，一件红色的毛衣罩在一件挺括的圆领衬衫外面。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她来自相邻的东街街区的北部，她甚至不是天主教徒，还有就是她在她父亲的房地产公司里做接待员。这些消息都是出自万达·布赖克之口，不知道什么原因，最近她成了鲍林最要好的朋友。据万达说，鲍林是她能够想象的最美妙的女孩儿，而且非常有趣！非常活泼！只是总想搞点恶作剧。但是其他人却有不同意见，那些人现在正坐在他们那吃冷饮。难道你认为他们不会竖起耳朵去听她对迈克尔说了些什么鬼话吗？更不用说他们去观察她站在柜台后面照镜子的样子了。此刻，他们看见她低着头，面露笑靥，故作端庄，卖弄风情般地用手指摆弄着吸管，不停地搅动着可乐。他们听见她对迈克尔轻声细语地诉说着她如何由于担心他的安危而整夜无法入睡。她有什么权利去担心他的安危呢？她甚至都不了解他！迈克尔是他们中的一员，是街区里最惹人喜爱的男孩儿之一，尽管直到现在为止人们才发现他浪漫的一面。

上了年纪的贾库贝克小姐和佩罗斯基小姐在柜台边喝着汽水，讲述着她昨晚遇到的事情。她在电影院找到鲍林后对她说，她长得很像迪安娜·德

宾。“不过，她是长得像啊，在一定程度上，”她为自己辩解说，“我知道她是个金发美人儿，不过她确实有那种，哦，那种柔软的肌肤。可你猜她说什么？‘迪安娜·德宾！我不像她！我像我自己！我不像任何人！’”

“啧啧，”佩罗斯基小姐同情地说道，“你只是想表示好感而已。”

“要是有人说我长得像迪安娜·德宾的话，我会很高兴的。”

佩罗斯基小姐在椅子上向后缩了缩身子，仔细地端详着贾库贝克小姐。“哦，你有点儿像，下巴那儿，有一点儿。”她说。

“他那可怜的，可怜的母亲，我所能想到的只有这一点。那个女孩儿什么都没有，连国籍都没有，她甚至不是乌克兰人，也不是意大利人！如果是意大利人的话，我还能对付，可她却叫‘巴克利’！她和迈克尔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

“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佩罗斯基小姐说。

两个女人都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她们又向镜子那边瞥了一眼。她们看到鲍林正在痛哭，迈克尔斜倚在柜台上，双手捧着她那菊花般的头颅。

“他们看上去确实非常相爱！”贾库贝克小姐说。

那天晚上为杰里·科瓦尔斯基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会。和其他人不同的是，科瓦尔斯基一家显得有些小题大做。整个一个星期里，人们在为孩子送行时，大都只是吃一顿丰盛的家宴而已，而科瓦尔斯基家却租了整个华沙人协会大厅，还雇了伦尼·齐和他的达尔西顿斯乐队来演出。科瓦尔斯基夫人和她的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着，人们尽情地享用着大桶的啤酒。整个圣·卡西恩教堂的人们都被邀请了，还请了几个来自圣·斯坦的人。

当然，每个人都来了，包括婴儿和小孩儿，连齐恩达先生也来了，坐在他那藤条编制的木头轮椅上。安东夫人也来了，穿着有褶裥饰边、佩有丝带的阿尔卑斯村姑裙，然而她的这身穿戴反倒让她看上去比以前更加晦暗了。迈克尔穿着一身套装，看上去像是他父亲的，突出的腕骨裸露在袖子外面，一片白色的薄纸粘在他面颊的伤口上。

可是鲍林在哪里？

肯定已经有人邀请过她了，至少是通过暗示的方式。“随你的便，你可以约她来。”科瓦尔斯基夫人告诉过迈克尔——当着他母亲的面这样说的。然而此刻却只有邻家的女孩子们在这里。